

學生激增 資源配套倍添壓力 八大各有對策迎開學

教資會資助的八大院校最早將於今日開學，面臨三萬學生將湧入本港大學，各校各出奇招，緩解新生給學校教學設施帶來的壓力。其中香港理工大學因工期延誤，不僅將活動室、藝術館全部用作課室，更要與浸大共用課室。有學生表示，政府提倡學制改革，應該提供相應配套。

實習記者 彩雲 本報記者 成野

八大院校為迎接學制改革大興土木，香港大學學生事務長周偉立早前向本報記者透露，因八大的工程日子相近，以致「材料都很搶手，工人也較難聘請」，工期延誤實屬無奈。目前，港大的四棟新宿舍均已延期開放，約一千八百學生受影響，而校方不得不支出近八千萬經費供學生租房。「我們在盡力，但資源真的有限。」

活動室劇院變臨時教室

香港大學全部課室均可如期使用，但理工大學由於第八期校園發展計劃未能在開學前竣工啟用，不得不將校內綜合活動室、大型會議室、蔣震劇院以及賽馬會藝術館用作臨時教室。並需與浸大合租九龍塘前職業訓練局李惠利分校空置校舍作臨時課室。

事實上，理大和浸大共用李惠利分校舊校舍的決策，讓浸大失去了一塊覬覦已久的「長期發展用地」，浸會大學宿位嚴重短缺，學校本身有四個宿舍舍堂，提供約一千七百個宿位，因新學制約欠近千個宿位。校方自零五年起就曾表示，希望政府將該地撥予大學建宿舍，但政府只肯在未來兩年預留空置校舍，作浸大和理大新學制「應急」課室。

安排周末課分流學生

儘管有共用校舍，但理大仍有部分學生被安排於周末返學。該校將入大二的理工大學學生王同學表示，雖然對有同學周末上堂不滿，但明白不是校方的責任。她說「學校把很多場地變作課室，還是不能避免這個情況，我覺得政府既然提倡學制改革，就應該給



▲中大增加校巴車次，重組校巴線路，以滿足新舊學生的上課需要

資料圖片

予充足的資源」。無獨有偶，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早前亦於校內張貼海報，稱有新學年因課室不足，部分學系安排在周日上堂。而其他高校亦有增加或減少每節課堂時間，以使下課學生分流，緩解對教學樓周邊設施的壓力。

除了課室之外，由於港校無法滿足本港生全宿，所以返校交通也成為雙軌年備受關注的問題。港鐵沿線院校交通問題尚不突出，但需轉乘巴士的高校則與巴士公司溝通，增加車次。香港大學副校長錢大康早

前接受訪問時曾表示，學校因為宿位不足，校方將學生最遠安排至油麻地的私人樓宇和柴灣一家青年旅館住宿。而巴士公司會加密23、970和970X三條巴士路線，副校長麥培思更呼籲新生開學初期提早半小時出門。

中大、科大則增加校巴車次，重組校巴線路，以滿足新舊學生的上課需要。中大還將校內部分車道改為單行，優化校內各類行人設施，並暫時取消部分停車位，鼓勵師生校內步行。

三萬人開餐飯堂供不應求

都說民以食為天，吃是頭等大事。而雙班年，八家資助院校得照顧新來的三萬張嘴，光聽聽也夠嚇人。開學將近，且看各校如何解決飯堂這「天大問題」。

作為龍頭大學的港大，將迎來七千學生，而校內食堂總共僅一千四百個座位，幸好有三個新食堂如期完工，可於九月開學時投入服務，提供二百五十多個座位。校方另設約百個室外座位和流動食肆。儘管如此，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坦言擁擠現象一定存在。為此。校方推出手機應用程式，供學生動態查詢食堂人流及座位。

中大去年啓用三個新飯堂後，今年開學又安排

教職員工輪班午膳，以避免飯堂輪候時間過長。而科大則利用學校空地，搭建帳篷式餐廳。

理大禁校外人士飯堂用膳

而理大更禁止校外人士到學校飯堂用膳，記者赴理大求證，看到學生於校內食肆購買一杯咖啡，均需出示學生證，看來此言非虛。各校看似花樣百出，其後卻隱藏着「學制要改，但資源不足」的無奈。記者前日於香港大學延遲開放的宿舍門口，看到滿面愁容的周偉立。當記者笑他越來越瘦了，他無奈感嘆，校方為學制改革可謂絞盡腦汁，自己每日休息都不足五小時，自然減磅有方。

三三四學制改革長路漫漫

本報記者 成野



專訪

如果將「三三四」學制改革比作一個香港教育必做的大手術，那麼這個手術的過程看來相當漫長。新學制課程議會成員，城市大學教授譚鳳儀認為，現時所見的三三四學制與其「多元出路，通識培養」的預期相去甚遠。通識科打着「思維培養」的旗號卻淪為「通通不識」，而學院收生更是亂局叢生，極可能引起部分專業逼爆，而冷門學科被迫關門的局面。

譚鳳儀表示，推動學制改革志在提供更全面的教育，逐漸減少高中時期學科的分野，所以多項建議陸續提出，包括設立通識科目，大學實行大類收生，新生轄於學科眾多的學院而非某個學系。眼看新學期將近，改革似乎在各校密鑼緊鼓的大興土木中落實，但「學院收生」這一重大變革，仍舊陰晴未定。

譚鳳儀稱，香港城市大學、科技大學等本地高校紛紛推出學院收生政策，讓新生首年進入學系多元的學院，接觸到通識和其他的專業課程，「這也便於他們找到興趣點，決定自己未來的專業」。

譚鳳儀坦言，自己原本認為這個想法很好。學制改革後，入大學的是中六而非舊制中七的畢業生，年齡更小。「十七八歲的孩子，不博學多聞怎知自己興趣所在」。但現在問題出現了。她所在的學院，今年擠進三千多名學生。大類收生讓這些學生隸屬學院，老師卻屬於各個學系，誰來管他們？專研生物的她說，「你如果分配給我的學生，他未來根本就不想學生物，我根本幫不到他。」

冷門專業被迫關門

更嚴重的問題是，到了第二年這三千名學生將選擇專業。各個學校的專業選擇政策主要分為兩類，一是隨學生自由選擇。這樣雖然表面上尊重了學生的興趣，卻很可能出現一些專業數百人，一些可能一個學生都沒有的混亂局面。「那資源怎麼配套，沒有學生的專業是否應該關門大吉？這意味着我們讓二十歲不到的學生，來決定為社會培養什麼人才。」

於是，部分學校採取另一種處理方式——成績較好的學生自選專業，成績平平的學生由校方分派。譚鳳儀無奈道「這個提議聽上去不錯，不但有計劃，還會激勵學生努力提高成績。但這樣的安排



▲譚鳳儀指新的通識科正捨棄「博聞強記」，向着「有技巧吹水」的方向而去

完全違背「按學生興趣選擇的初衷」，更荒謬的是，成績最差的學生，很可能被迫分配到最難讀的專業。她建議，校方雖然重視學生的全面培養，但或許應該讓學生先有一個預選，選定「有意發展的學科」，同時也加強對學生選科的輔導，從興趣、課程難度、就業多個方面來幫助學生選課目。

事實上，如果剛剛拉開序幕的學院收生只是具體操作上有難度，那麼學制改革的另一產物——新高中通識課程，就已全然「偏離初衷」。

譚鳳儀表示，與大類收生相似，通識科亦以「博學多聞」為目標。「改革主要是因為，中四分科太早，學生受到的教育不夠全面」。她透露，當時就有兩個思路，第一是理科生要選一個文科的科目，文科反之。但學生本來就要修讀中、英、數三科核心科目，和其他選修科，還要修讀一個完全與專業無關的課程，學生修讀的總課程數太多，壓力亦相應增加。「後來有人建議，要有一個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科目」，這樣既與專業相關，又增加知識面。該建議很快被採納，通識科內容包括文科、理科、社會科學。

譚鳳儀認為，既然是通識教育，就應該偏重內容的教學，讓學生了解一部分非關乎專業的「常識」。因為不少香港的年輕人缺乏地理、歷史及人文的常識，她曾聽聞有本地學生認為湖南的省會是湖北，「令我震驚」，她說，所謂常識，就是不一定讓你賺多錢，拿高分，但可以讓你眼界更開闊，不至於變成一個「無知」的人。

將知識和思維二分

但是，令她始料未及的是，新的通識科正捨棄「博聞強記」，向着「有技巧吹水」的方向絕塵而去。教育局推出課程後不斷強調，該科並不考核學生對某方面知識的記憶，而是根據時事議題，考核學生的思維，並強調批判性思維的應用。這無疑將知識和思維二分。意味着「你可以不懂，但你一定要會說」。

譚鳳儀表示，所謂「批判性思維」原本是在掌握大量信息基礎上的討論，而現在考試重壓下的學生連基本的知識架構都沒有，缺乏常識的批判只會淪為「吹水」。而且鼓勵學生並未掌握內容的前提下就妄加評論，無疑將讓原本浮躁的少年心性更加浮躁。

思維培訓不應評分

譚鳳儀續指，如果是思維培訓就根本不該評分，但通識科計入核心科目和中、英、數「平起平坐」主導學生的升學。以分數為主導的思維訓練，很有可能淪為考試技巧的培訓。筆者亦留意，首屆文憑試後，數家學校的通識科老師，在考試結束後，都會不約而同談到今後將「培養學生答題技巧」，不想以應試為主導的通識科，已經冠冕堂皇的立起「提升應試技巧」的招牌。

「如果課程變成這樣，真的不如不要，相比現在的通識，中史更有必要成為必修」。而中史必須是內容為主的教學，不能再以「思維培訓」為主導。

譚鳳儀不無憂慮地說，學制改革猶如一個大手術，所有人都希望一下切除病灶解決所有問題，可是在一個心態浮躁、配有限環境下，提出多元、通識的口號，是否好高騖遠？另外，既然要通識，「博聞」與「強記」兩者密不可分，萬不可為趕「思維」之潮流而因噎廢食。



▲調查發起者（左起）周凱程、何頌恩、梁詩穎、謝皓勤、張結柔 本報記者潘婷婷攝

外國學生視學漢語為技能

【本報訊】記者潘婷婷報道：越來越多外國人選擇學習漢語作為自己的第二語言，有本港中學生在北京做調查，發現受訪外國學生學習漢語的最大原因是增加語言技能，其次是工作需要。有八成外的外國學生認為漢語在十年內將成為第二種國際語言。

來自香港少年宮北京外國語大學少年翻譯班的十幾位同學，在北京學習期間，自製問卷，訪問了北京外國語大學和北京語言大學的一百八十三位外國學生和教職員。受訪者來自亞洲、非洲、歐洲等四十個國家。

絕大多數受訪者都曾學過或正在學漢語，調查發現他們學習漢語的首要原因是增加一項語言技能，佔三成九，當中以摩洛哥、荷蘭和葡萄牙的比例為最高，其次是工作需要（三成七），了解中國國情以協助企業發展（兩成四），增強中國的人脈關係（兩成三）。

另外，四成三的受訪者認為漢語將在一到五年內成為第二種國際語言，三成七的人認為需要六至十年。在漢語十年內成為國際第二大語言的議題上，亞洲留學生的贊同度最高，達到八成八。調查學生分析稱，可能是亞洲各國在地理上較接近中國，對中國發展較關注的原因。

調查成員梁詩穎，就讀於沙田蘇浙公學中四。談及調查原因她表示，在北京學習的時候，校園裡經常看到很多外國人，所以就想知道他們學習漢語的原因，還有漢語學習的發展趨勢，因此與其他同學一起做了這個調查。

報考暨大港生增一倍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九日電】暨南大學2012年新生開學典禮今天在邵逸夫體育館舉行，來自50多個國家及港澳台地區的8000多名新生成為暨南校園的新成員。暨南大學招生辦主任黃羅雄今天表示，今年外招生報考人數持續攀升，超過七千人，其中港生近六千人，比去年增一倍。

黃羅雄說，近年來，隨着國力增強，國內教育越來越與國際接軌，外招生包括港生報考暨大有增無減。在外招生中，報考暨南大學的人數持續攀升，超過7000人，比去年增近五成，其中港生近6000人，比去年增一倍，錄取分數線較往年有所提升。

今年暨南大學招收港生共有1800人，其中本科生近1200人，比去年增加五成。內地63所高校今年免試招收香港學生，成為港生增加主要原因之一。暨南大學招收免試港生259人，居內地高校招收人數首位，獲教育部好評。加上暨南大學、華僑大學兩校聯招免試港生，暨南大學招收免試港生共有約400人。

華裔企業家捐千萬助暨大新校區建設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九日電】馬來西亞華裔企業家、完美（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古潤金繼前兩次向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捐贈二千萬元後，再次向該機構捐資千萬人民幣，用於暨南大學番禺新校區建設。捐贈儀式近日舉行。

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出席儀式並致詞表示，廣東是著名的僑鄉，廣大海外僑胞對廣東省各項社會慈善公益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古潤金便是其中的代表。在暨南大學緊鑼密鼓地推進新校區建設的關鍵時期，古潤金為暨南大學慷慨捐資1000萬人民幣，支持暨南大學新校區建設，可謂雪中送炭，這是暨南大學蓬勃發展活力和古先生熱心支持教育事業的有力詮釋和見證。

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副會長趙陽表示，暨南大學是我國華僑高等教育的龍頭院校，是國務院僑辦、教育部和廣東省部省共建的全國重點大學，在100多年的辦學歷程中創造了輝煌的辦學成果。古潤金此次捐贈的1千萬是繼前兩次向華文教育基金會捐贈2千萬元後的再一次慷慨捐贈，他的善舉不僅可以緩解學校新校區建設的資金壓力，而且將繼續激勵大家團結起來共同為華僑高等教育事業再創輝煌。

資本家豈會被神感化？

曹宏威



毋離科學

最近受邀出席一個午宴講座，聽了廣東省社科院一位研究員的時勢分析，資料豐富、道理分明，很有內涵，對當前紛亂複雜的動盪，頗能濃清沉隔，一洗頹唐！

講者在結尾帶出一個發展中感到奇怪的問題，他說：西方社會的成功人士，他們在業務上，手段殘厲心狠，咄咄逼人，和中國的傳統哲學：得饒人處且饒人，一百八十度背道而馳；可他們又會決絕地、到頭來，可以把一生斬獲的大副身家，盡數捐獻社會！這不是一個極大的矛盾嗎？

他接駁地說：有一次他出訪西歐，就把這心中懸疑，向當地的同業請教，對方暗示，那恐怕是西方宗教信仰的默默指引吧！

這個問題很新鮮，我接過來想想，一時一刻也沒有答案。但我絕對不會輕率地、把指引向神本臉上貼金！首先，我對西方成功人士普遍出現的慈善現象雖沒保留、但有所定位。他們對專業的拼搏和東方士無二分別，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某些枉法貪贓的東方人甚至會比他們更心狠手辣！這沒有什麼稀奇，是競爭社會在善惡畸化上出了軌和上錯線，東西雙方都有守線穩不穩的問題，五十步別笑百步！

其次，捐獻社會，究竟是否像研究員先生那樣說的全盤都供奉了呢？我看在含義上未必。因為西方並非氏族社會，捐獻者的家族包袱並不沉重，他捐獻的出手重了點不算稀奇，況且，西方全副家產捐走的也只是絕無僅有的一兩位特殊家況人士。

捨此之外，第三，就是西方的捐獻，其實多少已有法規制度，使捐出的經費仍在沿着自己的意願，另類執行而已！它們有不同形式的基金設立，其中還有容許後人管理執行的！

我也相信，捐獻就是捐獻，多多少少也把受益面破私惠公、管理權削減或放棄了，但它不能說成是和從業中的凌厲心很大異其趣，這是價值觀的問題！捐獻中拿到的有用價值永遠存在着從職業中拿不到的回報，這樣才促使西方社會機械性地為善為善。

作者電郵：tsoww@tsoww.com